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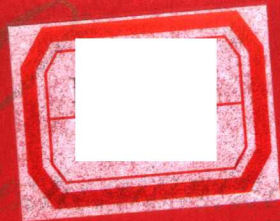
*Shijiezhentantuiji Mingzhu
Jingxuan*



世界
侦探推理
名著精选

[俄] 尼古拉·列昂诺夫 著
郑洪炜 杨莉 译

背后一枪



世界
侦探推理
名著精选

群众出版社

[俄] 尼古拉·列昂诺夫 著

背后一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后一枪 / (俄罗斯) 列昂诺夫著; 郑洪炜 杨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4

(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

ISBN 7-5014-3423-9

I. 背… II. ①列…②郑… III. 侦探小说 — 作品
集 — 俄罗斯 — 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4949 号

背后一枪

著 者: [俄] 尼古拉·列昂诺夫

译 者: 郑洪炜 杨 莉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数: 331 千字

张: 17.25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号: ISBN 7-5014-3423-9/I·1455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代序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9
第四章	42
第五章	61
第六章	78
第七章	100
第八章	115
第九章	130
第十章	146
第十一章	169
第十二章	190
第十三章	215
第十四章	227
第十五章	235
最后一章	258
代尾声	274



第一章	279
第二章	294
第三章	301
第四章	319
第五章	336
第六章	353
第七章	374
第八章	389
第九章	405
第十章	421
第十一章	438
第十二章	462
第十三章	477
第十四章	496
第十五章	513
最后一章	537

代序



向帮助我完成这部中篇小说的内务部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

最初的检查没有发现门窗有任何损坏的痕迹。

过道面积有 2×3 平方米，过道至居室的房门开在左侧，向右可直接进入厨房。

进门右侧墙上有一个挂衣架，上面搭着一件原户主的男式雨衣，尺码在 50 - 52 之间。在过道的地面上没有发现罪犯的脚印。居室的房门没有上锁，敞开着。房间的面积有 4×5 平方米。与房门相对的一扇窗户朝西南方向。

尸体几乎躺在房间的中央，头部冲着房门，背部着地而脸朝上(附有照片)。

——摘自现场检查记录

尸体余温和周围环境温度、尸斑的生成、大小和分布，以及按压后的恢复时间均证实，死亡发生在8-9小时之前。

——摘自法医鉴定

从左肩胛骨下方穿进去的弹孔形状和大小，以及子弹进入人体和离开人体在衣服上留下的孔径与弹孔周围已经燃烧和尚未燃烧的火药残迹均证明，枪击发生的距离还不到一米。

——摘自科技处鉴定专家的鉴定

这些文件是在9月2日摆上莫斯科刑事侦查局侦查员、民警大尉列夫·古洛夫案头的。9月1日，他在沿斯特拉斯林阴道向彼得罗夫斯卡走去时，还悠然自得地低声哼着“命运捉弄人，人在吹喇叭”的小曲。廖瓦今年刚满30周岁，为人厚道，平素热衷于宽容大度地看待世界。在林阴道上，与廖瓦同行的还有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学生。小男孩肩背鼓鼓囊囊的书包，像刚入伍的新兵那样，羞怯地躲避着视他们为心肝宝贝的奶奶和妈妈；小女孩则身穿白色裙服，胸前缀着花束，犹如在舞台上谢幕的芭蕾舞演员。高年级学生以及那些老成练达、对生活感到称心如意者的步态则显得稳重而从容。

廖瓦是在一年多前抵达莫斯科的。顶头上司首先解决了有关把他的父亲——伊万·伊万诺维奇·古洛夫中将调任首都的问

题。与此同时，又出人意料地将他的直接领导图里林上校也调到了莫斯科。他的调动成功使廖瓦也沾了光，父亲把一切该办的事都作了周到的安排。

父母双亲以及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廖瓦的家庭女佣人、家务总管克拉娃都要在十月份抵达莫斯科。

在上半年，廖瓦过的是集体宿舍生活，后来，他升任主任侦查员而在一幢新楼里分得了一套住所。廖瓦拎着两只箱子来到这空荡荡且回声很大的房间，并且花钱买了一张轻便折叠床。他把这张床在房间的各个位置试了又试，最后还是把它安置在厨房里。再过几个月，父母给他寄发的两集装箱物品就要到了。现在，房间就已经被箱子里的东西摆放得满满的，因而显得格外拥挤和零乱。廖瓦关上房门，依次到前厅、卫生间、厕所和厨房瞧了瞧。他想以此表明，他不在乎其余地方什么样子，而且也不打算为这些地方劳神费事了。

莫斯科及其刑事侦查局对廖瓦的接待颇为简单，廖瓦所在的小组也仅有四个人。

老侦查员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中校在刑侦局已有25年的工作经历，几乎与廖瓦来到世间的年龄相当。他是一位坚毅果敢、爱发号施令的人，待人接物不很热情。他指着廖瓦的桌子和保险柜，令这位初来乍到者赶紧熟悉案件并着手开展工作，因为他根本不想去拍廖瓦的“马屁”。因此，即使廖瓦有局长做靠山，抑或是父亲再晋升到元帅军衔，若他本人不争气，在奥尔洛夫的心目中也就不会有一席之地，更没有什么被欣赏之处。

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廖瓦对面的桌子坐着谢尼亚·诺维科

夫。小伙子一年前刚从大学毕业，戴一副近视眼镜，颇有绅士风度，他对廖瓦的接待却显得非常热情。

小组里的第四号人物是 35 岁的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基尔比奇尼科夫少校。他业务技能精湛，工作勤勉，几乎一天到晚都能聚精会神地埋头案卷分析，凝神笔端。廖瓦一直没有搞明白，他怎么足不出户也能胜任本行业务，并且总能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有条不紊。正如后来所表明的那样，少校在局里一直是一位交口称赞的优秀工作者。

小组负责监管莫斯科市的一个区，但辖区内居民的人数要比廖瓦原先所在的城市少一些。

廖瓦好不容易找到一幅莫斯科市及其所在辖区的地图，他抓紧挂到墙上就开始研究起来。该辖区内线毗邻克里姆林宫，外线终止于环城路。从地图上看，莫斯科市仿佛被分切成许多小块的圆形蛋糕，其中一块呈楔形，里面就居住着 50 余万人，他们都归廖瓦所在的小组负责。辖区内还设立有内务局的警察分局，因此不难设想恶性犯罪事件的发生率有多高……

有一次，奥尔洛夫正好瞧见廖瓦在端详辖区图，于是信口说道：

“每天经由莫斯科中转的人数达 100 多万，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要通过我们的地盘。在这 30 多万人中，哪怕只有一个败类，那么你自己就该明白肩上担子的分量……”

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多以前。今天是 9 月 1 日，廖瓦走在斯特拉斯林阴道上欢快地吹着口哨。他绝对不会想到明天就将投入搜捕杀人犯的行动。

第一章

咖啡馆坐落在加里宁大街一幢大楼的一层，四周墙面上的所有窗户几乎全被半透明的窗帘遮掩着，桌椅的腿一律用合金铝制成，轻便但不结实。店主采用自助餐形式招揽客人：有色拉、小灌肠、油煎蛋以及劣质咖啡——一种浓度极高的饮料。

9月1日晚上，叶夫根尼·舒京和帕维尔·韦特罗夫坐在店内一角的一张桌子旁品尝着这种咖啡。

叶尼亚·舒京十岁那年，就能十分娴熟而高水准地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大奏鸣曲了。这个小男孩所具备的天赋使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一个光辉的未来正在向他招手。叶尼亚自己倒没想这么多，他只是出于兴趣而迷上弹钢琴。叶尼亚父母的职业都是教师，父亲教历史，母亲教文学，他们都很疼爱叶尼亚，各方面的管

教也相当严格,诸如孩子饭前一定要洗手,顽皮要适度,学习要刻苦,物品放置要整齐条理,对长辈要谦恭有礼貌等等。他涉猎广泛,爱好运动。但是,也像所有青少年一样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往往迷恋一阵后就会因失望而改变初衷。在叶尼亚从音乐专科学校毕业时,已经没有人,甚至包括他妈妈都不再提到到欧洲各地巡回演出的事,入音乐学院深造也成了泡影。因此,小伙子就只好进外语学院学习——退而求其次,反正叶尼亚也确有学习语言方面的天分。

还在三年级时,叶尼亚就坠入了爱河。从此以后,谈情说爱成了他人生的一切。他日复一日地泡在娱乐场所,就连彼得罗夫斯基的现代化滑冰场都成了可去可不去的地方。

帕什卡·韦特罗夫是叶尼亚·舒京的莫逆交,两人常常在音乐学院或女友家的院子中小聚。从外表看来,叶尼亚对待爱情是真诚的,而他与帕维尔之间的友谊也坚如磐石。

帕什卡从七年级开始迷上了高山滑雪,有时在上正课时都会去沃罗比耶夫卡滑雪场练习。春天,在获取毕业证书的决定性冲刺前夕,帕维尔顺利通过了一级运动员的考核,并进入了国家级高山滑雪青年集训队。但周围的人对他的运动成绩提高之快都感到难以置信,认为其中不乏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实际上,帕什卡也善于吹牛。他这样做有时出于故意,有时则是偶尔为之,可是佯装的表情几乎能乱真,无人能够识破。早在20多年前,帕什卡就拜读了杰克·伦敦、欧亨利、伊利夫和彼得罗夫等人的著作,学会了在有知识的人面前保持沉默。每当他和叶尼亚·舒京不经意提起书中的情节时,他就不会把刀叉弄得

叮当作响，而是专注于聆听人家的高谈阔论。

他钟情大山，熟悉大山，更擅长高速滑降。尽管接二连三地出洋相，他还是坚持不懈地向上攀登。对周围的人来说，他的这种生活态度显得标新立异，甚至于有些不可理喻。帕维尔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选择的也不是正经的运动项目，谁都没有注意到他竟会把滑雪当做自己毕生的第一事业，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从不打退堂鼓。他认为，作为一名成绩不及格且调皮捣蛋的学生，现在即使失手从山上翻滚下来并被人们看到，那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秋天，帕什卡不小心摔断了一条腿。秋去冬来，他并没有感到灰心丧气，而且还在“斯巴达克”运动队当上了一名教练。有一次，他掏出叶尼亚写的几张便条铺在列诺奇卡·韦肖洛瓦娅的窗台下，人们因此而把叶尼亚未来的妻子称为“冰上来客”了。

舒京的老子为儿子建起了一套合作性质的住宅。帕什卡帮忙将冰箱和其他家什搬进房间里，根本没有参加朋友的婚礼：列诺奇卡爱的是比她年轻的舒京，而且不打算让任何人从中插一杠。

两位朋友自此各奔东西，但时隔仅七年便又相逢了。帕维尔此时已是一名运动健将了。他服过兵役，当过教练，还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函授部进修过。他为何要学新闻专业呢？正如帕什卡自己解释的那样，他是通过淘汰法剔除其他不适宜专业后而择定的。

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住脚，取得学位证书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会翻不过身来。可是拿什么样的学位证书更合适呢？帕什

卡深深感到，精密科学干脆就别提，因为它所包括的数学和物理学与夸夸其谈无缘，这里一是一，二是二，骗不了什么人。“搞教育工作也不是合适的材料，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更不会去觊觎耶稣的角色……学外语当然是一种选择，但那玩意儿必须天天都得去接触。若是进体育学院深造，那么在上山前就得进行大运动量练习，这无论如何打动不了我。于是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我只能干新闻记者的行当。从事体育不仅会使我在国内到处奔波，而且也会在国外比赛中搞得精疲力竭。搞新闻就不一样，它可以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把日常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试着记述下来。并非神仙才能烧瓦罐——天下没有学不会的事。”

帕维尔·韦特罗夫嘴上虽这样说，但做的却是另外一套。有一次，他在舒京家结识了一位知名作家。那时的他虽还不满18岁，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他都坐在房间的杌里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地倾听人家的述说，并将这些至理名言牢牢地记在心中。

“实际上人人都可以学会写作，”作家当时这样教育说，“问题在于你是否有话要对人说？你是否知道许多人所不知道的事？你是否会引起他人的兴趣？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听你的诉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帕维尔算是掌握了体育领域内的写作门道，诸如报道滑行的里程，找出摔倒的原因以及不怕伤痛，达观地对待挫折的精神：是你自己奋力爬到山顶还是被人拉到山顶？如若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那当然不会发出痛苦的呻吟声。然而，稿件上去后，报社编辑只是稍事看了看，就

将文章退给他：“我们不需要，韦特罗夫，真的用不上。要知道我们是十分器重你的。”帕维尔只好会心地颌首致谢。一周以后，他又来找那位编辑，说已将那篇稿件修改了12次之多。被折腾得几乎丧失理智的编辑又将此稿修改了一遍，直到第13稿才得以发表。这样，帕维尔·韦特罗夫的名字才得以首次出现在有关报刊上。

叶尼亚·舒京与列诺奇卡的婚姻生活只维系了三年。他俩的分手平静而理智，财产平均分割，每人各得一份：住宅和家具归列诺奇卡所有；衣物箱和书籍则归叶尼亚，理由是他酷爱读书。不知是年轻人懒得回忆，还是当初记得的事日后又给忘了，无论住宅，还是其余财产，如冰箱、电视和进门铺的擦脚垫等全是用舒京老子的钱购置的。

叶尼亚顺利地外语学院毕业，在全国大学毕业统考中获得了响当当的四分，紧接着便面临自由择业。叶尼亚不想当教员，因而经常和一群在莫斯科的外国人混在一起，成天就克里姆林宫的人事变动及特列季科夫画廊的作品说三道四——日子过得实在是无聊极了。叶夫根尼是一位颇富教养，善于交际的小伙子，他立志要当一名新闻记者。他的写作能力很强，遣词造句明快利落、简洁有力，从不拖泥带水。在编外状态干了两年后，他才转为正式职工，而后就当上了一家中央级杂志社的编辑。

当叶夫根尼和帕维尔再次相遇时，他俩刚好都是27岁。舒京已经完全自立，韦特罗夫还依然紧抓集训队不放，自己就这么一点能耐，三篇豆腐块式的文章及其署名只有朋友才认得出来。这一次，帕维尔又以他固有的不拘小节的作风不打招呼就来了，

犹如昨天才分手的不满七岁的孩子。他把自己的一些平庸之作摊在桌面上，舒京一边浏览，一边逐一做上标记，并且还不时地修改一些病句，删除一些内容，然后作出不算太差的评价。帕维尔早已拿定主意：叶尼亚·舒京一定要助他一臂之力，且不能仅此一次，而是要对他负起经常性的辅导责任。

“这是你的用武之地，你就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吧，”帕维尔解释说，“你还得在终点恭候我的到来。”

随着岁月的推移，韦特罗夫与其说变得越来越精明能干，不如说变得更加刚愎自用，更加令人生厌。舒京则成长为一名热衷于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的人。

帕维尔大学毕业后暂时在一家大型期刊社当编辑。有一次，他竟宣称已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而叶夫根尼早就致力于散文写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几年来还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问世，于是只好从头再来，可这毕竟是一件苦差事，而且还会使人头昏脑涨。恰在这时，满脑子都在替自己打算的帕什卡把这部手稿搁在桌上，并且装模作样地看起来。中篇小说写得很糟糕，甚至不值得一提。但他却耐心听完对方的评价意见，然后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一样不停地转动起来。帕什卡对自己的中篇小说改了又改，直到叶尼亚和所有熟悉的编辑都不再挑剔为止。终于，一本名为《快速滑降》的书出版了。在该书扉页所附的帕什卡的相片下，还印有如下几行介绍文字：他原是一名运动健将，是一位从现实生活中潜心发掘自己的英雄，作品细腻而生动，但对于作者稚嫩的写作水平和一些文字纰漏请多予谅解。

看来，三十来岁的人办事还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叶夫根尼

又要结婚了，他的父亲又为他建起了第二套住宅，添置了新冰箱、电视以及进门用的擦脚垫。帕维尔这一次可没帮着搬家具，大伙早就不让他干这种活了。新娘韦罗奇卡是一位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富有才干的女性，她在斯特罗加诺夫斯科已通过三年的考核，主考人甚至用不着对她的才能作出书面评价。叶尼亚知道，他一结婚就可赢得 100 万张电车票。

在他供职的编辑部里，顶头上司已经作了更换。俗话说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面对单位出现的积极变化，舒京却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谁到哪里去了，谁为何迟到早退一概不闻不问，只当没有这回事。他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人，而不是那种一心贪图工资而围着办公桌和电话机打转的官员。再者，叶夫根尼·舒京还兼任另一家杂志的记者，他可以不必按时去坐班，成天就为自己而写作，这固然拿不到薪金，但却没有人能限制你获得稿酬。没过多少时间，儿子就出世了，生活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叶夫根尼于是就甩开膀子大干起来，特写、评论双管齐下，同时还主动为电台、电视台撰稿，手头编写的书尚未收笔，新书的内容便构思好了。

这些年，帕维尔·韦特罗夫也先后完成了若干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两部已出版面世。他在跻身职业作家的行列后，不仅对自己的工作信心倍增，而且以其作品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他的一些同事认为，只要帕维尔超越体育范畴，深入调查，不拘泥于细尾末节，他就能写出为人称道的真正的散文。

“有可能，什么时候我得豁出来试一下，”帕维尔说，“不过为时早了点，水平有限。”

体育运动不仅使他练就坚忍不拔的意志，而且令他特别善于工作。此外，帕维尔对时间和距离也有着一种特殊的体味。

“我知道自己要走的路和自己的实际位置。”他说，“记录不会像藏匿于花瓶中的妖魔瞬间蹿出来，记录要靠流血流汗去创造，因此不能纸上谈兵，更不能侈谈什么我立刻就可挥就一篇天才的散文出来。”

当舒京和韦特罗夫接近四十岁时，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与日俱增，感情也日益深厚。叶夫根尼原来住在父亲那里，后来拎着箱子和书籍住进了自己的房间，韦罗奇卡和儿子则留在一套两居室的住宅里。

不久，叶夫根尼当上了一家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人，吃上了保姆做的美味可口的午餐，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幸福。

“这两个女人白白耗费了我二十年的光阴，”他说，“够了，我现在终于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了。我还年轻，男人四十一枝花，好光景还在前头呢。”

帕维尔对此举深为赞许，然而却绕开它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当制片人有意思吗？”

“有意思，”叶夫根尼果断地回答，“我像你一样在从事一件创造性的工作，您很容易把握个人的好恶尺度，应该写什么和不该写什么，大家都很器重您，培养您，我现在已经不搞那些遵命创作了。”

帕维尔对此没有表示异议。